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有聲友聲

友聲

白頭隔海憶紅樓（下）

—原上海交大附屬中小學(南模)就讀記

戈正銘

上高二甲時紅樓已修復，高二甲的教室搬回紅樓一樓東南角，就是初二甲時的教室。國文由鄒湛如先生教，他的鄉音相當重，我不太聽得懂他的話。加上國文課上「傳統的」背景噪聲的分貝一直相當高，我又由於已發育，而從原來的「矮族」變成「高族」，也就從「前排族」變成「後排族」，坐在教室的最後第二排，實在聽不清鄒先生在講些什麼。到後來只好放棄聽課，在國文課上做數理化習題了。有一陣子，作家無名氏(真名卜乃夫)的「北極風情畫」和「塔裡的女人」這兩本小說在中學生中很風行。不知是誰把這兩本書帶到教室中來。於是國文課上大家就傳閱這兩本書。每本書每人只限看一天，看完傳給第二個人看，看得很過癮。想不到三十多年後在台灣，卜乃夫先生竟成了我的好朋友。人生際遇，誰也料不到的。英文由李松濤先生教。英文教材是英國著名史家Thomas Macaulay(1800-1859)寫的「約翰生傳」。當時李先生是交

大資深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據說交大早年每年送留學生赴美，都是由李先生領隊的。李先生教書氣派很大，發音很標準，法度井然，令我收穫不少。雖然李先生沒有要求我們背書，但由於我很喜歡這本書作者的style，常常反覆朗誦不已，不知不覺中竟將全書從頭到尾可以背出來。背書時得到很大的興趣。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只能背出全傳的第一句了：

Samuel Johnson,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writers in eighteen century, was the son of Michael Johnson who w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at century, a magistrate of Lichfield and a bookseller of great notes in midland counties.

即使這第一句也不太有把握了，可能還漏了些東西。李先生還另外教一本Composition and Rhetoric(作文與修辭)，也使我得益很多。李先生的女兒李秀治(南模

有聲友聲

物，或做數理化習題的學生就會暫時放下手頭的「活兒」，喝采或鼓掌以鼓勵蔣先生的賣力的「演出」。師生之間頗有默契。甚至彼此之間有一種互動的幽默感。有一次坐在後排的戚忻，不知弄了些什麼東西燒了起來，雖然立即撲滅了，但也算是一場小風波。好像戚忻因此還記了過或受到「察看」處分，記不清了。英文仍由李松濤先生教。教材是英國著名評論家和詩人Joseph Addison(1672-1719)的The Spectator's Papers。內容為十八世紀初英國鄉間紳士的生活起居及言談、娛樂，相當有趣。到現在我居然敢寫英文格律詩(包括十四行詩，魯拜體及四行體詩等)，多虧李先生為我打下了基礎。解析幾何是由朱仲銘先生教。他當時是交大教授，在交大教「近世代數」。他常說的一句話是：「現在習題麼勿做，到考試麼考勿出(現在不做習題，到考試就考不出)！」他平常走在路上時手裡經常摩挲一塊圓形玉器，自得其樂，頗具魏晉人的風度。

物理由俞養和先生教。俞先生的綽號是「六尺三」，可見其高大無比。他的長袍所需的袍料大概為常人的一倍。俞先生聲若洪鐘，氣

勢雄偉，那時約三十六、七歲，正當盛年，很有京戲名淨金少山的架勢。上他的課，我們一個個都正襟危坐，鴉雀無聲，連平時天不怕地不怕的戚忻和俞鴻滄都不例外，連針掉在地上都聽得到！平時話很多的，坐在末排角落的高錯也一聲不吭了。俞先生恰似名角一樣，一出場就有鎮場的效果。只聽到輕微的、沙沙的抄筆記聲，絕無平時聽慣的噪雜聲，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教材是用Spiney的書(大一程度)。高二、高三的物理習題都是用Jones的習題集。每星期的物理習題多得夠噲。他與賈先生是郎舅之親。兩人合作無間，常在一起討論講課的內容，所以高二與高三的物理課內容銜接得很好。化學由徐宗駿先生教。他當時是交大副教授。如以京戲名角來比喻，他可比作余叔岩。他講課綿密而細緻，絕無半句閒話，板書整齊而快速，他是所有老師中板書最快的。除了板書快之外，口授內容也又多又快。這對我是最大的考驗。我下筆本來就快，加上我曾利用暑假去學過速記，所以全力以赴地把他講的每一句話都能記下來。他雖講得快，正如余叔岩唱快板一樣，卻清晰而條理分明；聲音雖不大，卻一個字一個字清清楚楚。實在嘆為觀止！經

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

友有聲

過徐先生的嚴格訓練，此後我一生中，不管聽任何課程或講演，只要我願意，都能把講者的每句話都記下來。徐先生使我終身受益不盡！另外高中物理、化學都有實驗課也很有啓發作用。物理報告、化學報告都用英文寫，也訓練了我們英文寫作的的能力。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在高中畢業時我曾回顧我在南模六年半的學習成果。我對自己的物理和化學程度最爲滿意，難題都有相當把握可以解出。數學程度就差了一些。例如大代數，我們學的是Fine的教材，而省立上海中學當時用Hall and Knight的教材再加上野清(日人)的講義。我們稍遜一籌。Hall and Knight書上有些難題，我就解不出。我的英文閱讀能力還差強人意，英文作文則很蹩腳，英文會話更差。國文作文也很差。雖然如此，總的程度比起其他一般學校來還是高出相當多。高中數理化教材、筆記全用英文，這是極好的辦法，這是向世界高水準看齊的唯一方法！如果現在的南模能夠繼承並發揚這個優良傳統，則將來南模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可名列前茅了。

我的國文作文差，是由於當時規定作文一定要用文言寫，而腹中材料太少，搜索枯腸，也寫不出有文采的句子，只能勉強完篇而已。比起同班的唐孝威(現爲中國科學院院士)來差了一大截。他是古文大師唐文治先生(交大首任校長)的孫子，盡得家傳。他的文章，通篇都是佳句，花團錦簇，擲地有聲。蔣平階先生在他的文章上圈得密密麻麻(圈表示讚美之意)。他的作文一般都是四圈一角(相當於九十五分)。我的作文一般是二圈一角(七十五分)，難得有一次三圈(相當於八十分)。所以數理化還可以跟他爭一日之長，國文不可能趕上他。他是從小學到高中畢業永遠的「狀元」。考過第二名的，記得的有吳錫九、王家善、陳兆熊、杜程德和我，還有誰，記不得了。我是在高二時考過唯一的一次第一名。那次總平均超過了九十分，還得了一張「該生造詣過人」的獎狀。第三名我大概考過兩次。六年半中，我的名次大約在第二名與第六名之間徘徊。說也奇怪，中學時我對國文的興趣不大高，卻在大學畢業(二十歲)那年起，對文史產生了濃後的興趣。利用大約十年的業餘時間把重要的經、史、子、集瀏覽一遍。並自修俄、德、日、法諸語，可以慢

友 有 聲

一九七八年四月贈陳拱明，如夢令

三秩浮雲吹過，卻顧當年卿我。
豪氣逐長風，竟是聞雞猶臥。
堪賀，堪賀，無恙布帆江左。

一九七九年五月贈薛忠國，七絕

同坐天涯悵逝川，
庸知隔世素魚傳。
莊周蝴蝶何須問，
笑看故人揚祖鞭。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贈陳廣瑜

射日神弓勁，成風運斧斤。
天心高匠問，求索一斯文。

一九八〇年七月贈薛忠國夫人李
恕敏女士，江南好

江南好，風景似曾諳。
生樹雜花鶯掠草，
錦人歸倚錦樓瞻，能不愛江南？

一九八〇年七月贈薛忠國，江南好

江南好，同座幼曾諳。
三十科名花共月，
殷懃傳道眾人瞻，重見在江南。

一九八〇年五月陳廣瑜贈詩

日月旋迴三十載，
烽火京滬舊日夢。
觀繁星，思神州，
寒秋同感同窗情。

以上我的詩詞是二、三十年的舊作。現在看來，相當粗糙。可謂「悔其少作」了。少年不識愁滋味，這南模生涯的六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期。我要感謝母校對我的培育，並且珍惜同窗們的情誼。最後以一首英文的四行體詩來結束本文。本詩屬抑揚格五音步(Iambic Pentameter)，隔句押韻：

Quadrain

The Red Building

In that red building burnt a
golden youth.

Dear teachers fed the lad on
knowledge milk

Which prompted him to rummage
nail and tooth,

And gave him force resisting
taking silk. (全文完)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